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等问题。对此,专家建议,要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同时,还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产业基础,加大开放力度,全方位、多层次锻造自主可控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创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室副主任刘振中:

找准“卡点” 打造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顾阳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演变期,大国博弈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产业链供应链呈现阵营化、本土化、分散化特点。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但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刘振中表示,新发展阶段,我国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中之重,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锻造自主、可控、安全、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

刘振中表示,要找准“卡点”,全面梳理我国国土、民生、金融、信息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领域的技术短板,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攻克、全面突破一批短期内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从长期来看,还要紧密跟踪国际上各领域最前沿技术,明晰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强化基础研究,提前布局,抢占科技制高点,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

“要坚持全球供应链思维,在全球供应链话语体系内制定适当的博弈策略和谈判筹码,构建谈判基础。”刘振中认为,应依托我国优势环节和领域,推

夯实基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基础再造 制定产业链“备胎计划”

本报记者 李芃达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等问题。如何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增强基础零部件、工艺、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表示,要充分动员产业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力量。一方面,形成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产品和技术协同攻关突破机制,构筑有利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产业生态体系。另一方面,要在重点领域继续布局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解决产业基础平台跨行业、跨领域关键技术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创新产品应用生态。同时,对国内短期内不能实现突破的技术和产品,应制定产业链“备胎计划”,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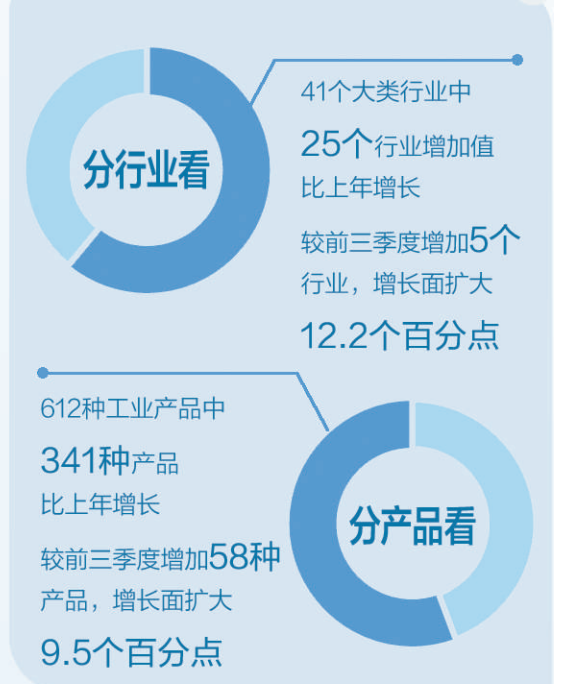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关键在数字化转型。”刘文强说,要以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为抓手,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动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向更深层次延伸,壮大特色产业规模。

如何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刘文强表示,要做好顶层设计,聚焦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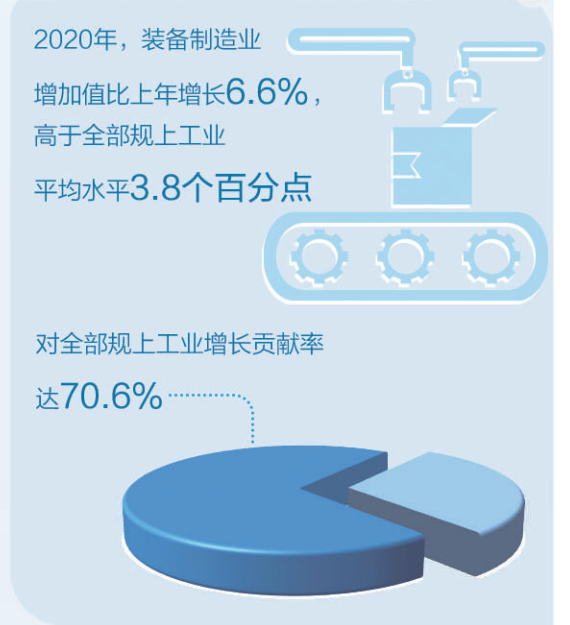


如何锻造自主可控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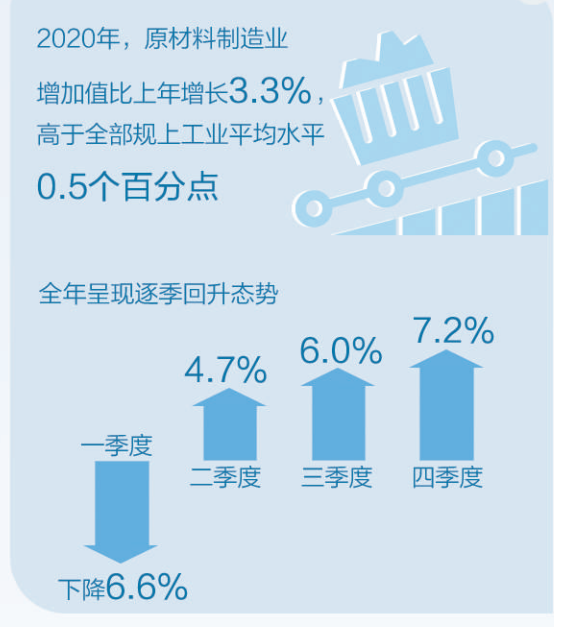
2020年,多数行业和产品实现增长,增长面持续扩大



装备制造业增势稳健,持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原材料制造业稳中有升,重点产品生产稳定



图①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的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工人在布置展厅。目前,芦台经济开发区拥有自行车零部件生产企业40余家,年产值50亿元。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图② 2020年12月26日,在武汉市黄陂区临空产业园,中铁十一局武汉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型盾构机正式下线。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摄

图③ 1月6日,工人在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轻型车总装车间内进行组装作业。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保障安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

顶层设计 推进产业链科学布局

本报记者 熊丽

“随着全球化和产业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产品、企业和产业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纵横交错、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即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竞争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要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全球产业安全,必须从战略全局着眼,建立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有效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张占斌表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既要重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链,还要重视价值链、供给链、创新链和防护链,统筹布局、突出重点,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把握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产业升级规律,实现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有较强竞争力。

“推进产业链科学布局是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也是确保产业链安全的首要之举。”张占斌表示,要积极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产业链合作提供坚实平台,实现产

业价值链重构。张占斌表示,供应链是产业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产业链安全强调上下游产业间的配套、协调和稳定,其本质是上下游供应链的配套协调发展。一方面,以重点产业为核心,在打通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功夫。应以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以重点区域为依托,在推进供应链集聚发展上下功夫。要充分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健性。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个多链联动、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有的优势,需要从国家战略大局的高度,发挥巨大市场潜力和规模效应,建立系统配套、运行有效的机制。”张占斌建议,建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宏观管理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的规划、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优化产业生产与重大布局的调整,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部署。同时,科学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施宏观决策的部署和监管。

开放共赢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

自主可控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开放,加强国际产业链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显得更具战略意义和重要现实价值。”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表示,开放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路径选择和主要内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基础和支撑体系。

刘志彪认为,加快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新发展格局下建立安全高效、自主可控、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不矛盾。开放发展并不意味着依附发展,自主可控不代表闭门造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的开放,可以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塑造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优势产业地位,锻造出“长板”产业的“杀手锏”技术。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封城、封航、封国”导致国际物流体系严重堵塞,关键医用物质、原材料、粮食等供给短缺,破坏了供应链“及时交货系统”存在的基础,动摇了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信任基础。对

此,刘志彪表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同时,刘志彪认为,进一步对内开放、打通国内循环的各种堵点,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开放的必要前提。只有通过对内开放和深化改革形成强大市场,才能更好地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并以中国市场的成长为全球产业链复苏和恢复作出贡献。同样,只有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我国产业链才有资格参与全球分工合作。

此外,刘志彪强调,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的开放,必须坚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要坚决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单边主义,反对在不良倾向主导下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的做法。在未来的国际经贸合作中,要基于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和相互信任的基础,消除非经济因素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性的干扰,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国际共识和准则,通过国际协调和合作阻止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不良行为。

